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012

351

期

28-9-1969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15分

語錄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毛澤東

拉曼傀儡集團內外交困·處境狼狽

——北加里曼丹《新聞簡訊》評論文章——

形勢越來越朝向有利於革命的方面發展，拉曼傀儡集團正在面臨着日益嚴重的內外危機，不能自拔。

拉曼傀儡集團在國內日益發展的革命群眾運動和武裝鬥爭的沉重打擊下，爲了挽救自己日益不穩的反動統治，不惜沆相畢露，撕掉“議會民主”畫皮，成立軍事獨裁政權，對馬來亞各族人民實行了空前規模、空前野蠻的鎮壓和屠殺，給馬來亞各族人民造成了無窮的痛苦和災難。

但是，拉曼集團對馬來亞人民的血腥屠殺和鎮壓並沒有嚇倒英雄的人民，相反，正在激起馬來亞各族人民更加強烈的反抗和鬥爭。拉曼集團對北加里曼丹人民的鎮壓，也正在造成同樣的結果。五月以來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的人民武裝正在加強他們的活動和鬥爭。拉曼傀儡集團內部的勾心鬥角和爭權奪利呈現劇烈化，澳洲和紐西蘭對“馬來西亞”“防務”的冷淡致使“五國聯防”美夢的破滅，等等，使拉曼傀儡集團越來越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

馬來亞和北加人民武裝鬥爭不斷發展

馬來亞公報不久前發表戰報，今年頭五個月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共殲敵二百多名，沉重地打擊了“馬來西亞”傀儡政權。“五月慘案”以來，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滿懷民族仇、階級恨，更加加強軍事活動，狠狠打擊了“馬來西亞”傀儡軍，給拉曼、拉查傀儡集團以應得的懲罰。

據“馬來西亞”傀儡當局供認，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八月六日，在馬來亞北部擊傷一架反動當局軍用直升機。在這以前，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曾在馬來亞北部吉打州臨近泰國邊境新都村附近，連續襲擊前來進犯的反動軍警巡邏隊，在七月廿

八日和廿九日兩天的戰鬥中，民族解放軍打死打傷敵人十四名。傀儡當局爲此嚇得要死，竟然殘暴地把當地居民一百多人無理逮捕起來，不準他們回家園。

與此同時，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裝也不斷加強他們的活動。拉曼集團在砂勞越和沙巴的反動軍事頭目那沙魯丁不斷驚呼，大批的邊區人民武裝已經重新進入砂勞越第一第二及第三省地區，準備在國內進行游擊戰爭。傀儡軍事當局爲了杜絕北加人民武裝的發展，幾個月來不斷在各省進行“圍剿”、“掃蕩”；最近他們又在第一省石隆門縣區，第二省英吉利里縣區以及第三省泗里奎縣區實施“戒嚴”、“宵禁”，瘋狂進行軍事鎮壓。他們還準備組織“地方防衛團”以對付北加人民武裝。

拉曼傀儡集團內部互相勾心鬥角、爭權奪利

拉曼傀儡集團在反共反人民和分化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屠殺的基本政策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爲了維護各自派系和集團的利益，內部之間的勾心鬥角和爭權奪利日益呈現劇烈化，尤其是作爲拉曼傀儡集團支柱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內部正在劇烈上演着一場狗咬狗的內劇。打着“維護各民族團結”欺騙旗號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現領導層正在面對機構內部另一派明目張胆地樹起“建立清一色馬來人政府”旗號的極端種族主義勢力的挑戰和奪權。八月以來，拉曼、拉查、伊斯邁等反動政權頭目不斷發出警告：“巫統內極端份子正在積極

策劃推翻現任巫統領導層，建立清一色的馬來人政府。”並假慈悲地哀歎：“假如極端份子掌權，馬來西亞將永遠無民主。”爲此，拉曼已採取行動，解除僑馬“副首相助理部長”莫薩西旦的職務；並以“違反黨紀”爲名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執行理事會”特別會議中決議解除馬哈迪的執委職位，並對他採取所謂“法律行動”，目前這種鬥爭還在繼續擴大和發展。

“五國聯防”美夢的破滅

自拉曼傀儡集團製造了一系列罪惡昭彰、臭名遠揚的五月大規模屠殺事件以後，拉曼也不得不承認“共和聯邦”對“馬來西亞”已開始失去信心。“共和聯邦”既如此，其他各國對“馬來西亞”的印象更不必說了。

六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在澳洲舉行的由英帝國主義安排的“五國聯防會議”已經不歡而散了。拉曼和李光耀傀儡當局並沒有在這次會議中撈到什麼油水。澳洲和紐西蘭各自爲了本身的利益在這次會議中已經表示他們並不想負起“保衛”東南亞的責任。拉曼在灰心失意之餘，除了罵一聲“五國防務安排一無用處”之外，只好另外乞求泰國和印尼的“密切合作”。

傀儡拉曼傀儡集團

的日子不長了

這一切表明，拉曼傀儡集團已經越來越陷於不可克服的嚴重內外危機之中。不管它們再耍什麼手段，出什麼花招，都無法改變它們的厄運。而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必將進一步加深拉曼傀儡集團內部的矛盾，必將加速“馬來西亞”的崩潰和瓦解，最終將它們徹底埋葬。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大炮攻勢”的真相——平原

九月中旬，傀儡集團在我國（馬來亞）北方純篤地區約二十方哩的森林地帶展開一個“大炮攻勢”，以對付森林里的民族解放軍。九月十七日，所謂“邊境行動委員會”的執行秘書曼梳阿默說：“保安部隊（傀儡軍）將繼續進行用大炮轟擊直至“殘餘”的恐怖份子”（解放軍）全部被消滅為止。”這個蠢貨還自作聰明的說：“使用大炮是要向共產黨表明政府是認真對付他們，這也是一項使敵人難以抵受的實際方法，因為這地區的森林茂密。”顯然，這又是兩段精彩的反面教材。

傀儡集團為什麼突然間“創造”了這個“大炮攻勢”呢？是不是真的因為馬來亞共產黨不懂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妄圖撲滅我國民族解放武裝力量的態度是“認真”的，而需要他們用大炮提醒呢？當然不是。恰恰相反，作為我國革命的核心力量，已經領導我國人民進行了二十一年抗英民族解放戰爭的馬來亞共產黨對於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本質是最瞭

解的對於他們妄圖撲滅我國民族解放武裝的“認真”態度是絲毫也不會懷疑的。長久以來，馬來亞共產黨就一直是革命的認真態度和敵人的反革命的“認真”態度相對抗。因此，曼梳阿默的胡說八道如果不是信口開河就一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次，這個“大炮攻勢”果真如曼梳阿默所說，是使解放軍“難以抵受”的實際方法，甚而能把解放軍“全部消滅”嗎？這簡直是痴人說夢話。試問：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動用了幾十萬大兵，花費了億萬錢財，使用了各式武器，想盡了千方百計，打了二十一年都無法撲滅的革命烈火，現在區區幾尊大炮就想損其一根毫毛麼？“大炮攻勢”果真如此厲害，那麼美帝國主義在越

南南方所使用的特種戰爭、神經戰、化學戰、毒氣戰、三光政策和日以繼夜的狂轟濫炸不是要“相顧失色”麼？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即將遭到滅頂之災的美帝國主義不是找到了一根救命草麼？曼梳阿默這條帝國主義的小狗真是不知自量，妙想天開。

話說回來，曼梳阿默為什麼會蠢話連篇呢？他們採用“大炮攻勢”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呢？這條小狗終於道出了答案。他說：“因為這地區的森林茂密。”這就是說，因為祖國（馬來亞）北方純篤地區山高嶺峻，原始森林茂密陰深，民族解放軍在這里神出鬼沒難以捉摸，貪生怕死的傀儡兵望而毛骨悚然，前進又怕危險，後退又怕丟臉，真是進退兩難。於是絞盡腦汁想了個辦法：他們在離森林老遠的“安全地帶”布下大炮陣，然後向那二十方哩寬的原始森林，對着那些惱人的，高入雲霄的古樹老林猛烈轟擊，痴想藉此“全部消滅”隱沒在深山密林里的民族解放軍。這樣，既是“猛烈進攻”，又不面臨危險，確是“兩全妙策”！其絕妙之處就在於能够變劣勢為“優勢”，變撤退為“進攻”。變危險為“安全”，變胆怯為“勇敢”，變丟丑為“光榮”；一句話，這個“妙策”可以把傀儡兵一切失敗裝作為“成功”，這就是所謂“大炮攻勢”的真相了。這個真相實在活像一幅强有力的諷刺漫畫哩？

謊言構成的“演詞”

——峻嶺——

新型殖民地“新加坡共和國”的李光耀傀儡，最近在一次“歡宴會”上发表演詞，連篇鬼話，欺騙“服役青年”必須負起“任務”、“保衛”“新加坡共和國”。

李光耀傀儡說什麼參加“服役青年”是“應盡的本份”。衆所周知，“新加坡共和國”並不是什麼獨立國家，而是帝國主義的新型殖民地；我們的國家——馬來亞（包括新加坡）還未獲得獨立，這是事實，不可爭辯的事實。因此，李光耀傀儡說的青年參加“國民服役”是“應盡的本份”，那麼，豈不是等於說：青年為美英帝國主義反動派荷槍保衛新型殖民地“新加坡共和國”就是“應盡的本份”？反過來說，青年扛槍為馬來亞的民族解放事業而奮戰，就不是應盡的本份？我們以為青年應盡的本份就是：掀起革命鬥爭，打到美英帝國主義、打倒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解放馬來亞。

李光耀傀儡又說什麼“服役青年”應該應付實際的局勢，所謂“實際的局勢”是什麼呢？李光耀傀儡沒有說出來，實際上他也不敢說出局勢的真相來。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反對美英帝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的階級鬥爭愈來愈烈，各種群眾鬥爭浪高萬丈，特別是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更是如燎原烈火，熊熊燃燒。而帝國主義反動派又是怎樣呢？它們面臨了無法挽救的經濟、軍事、政治的危機；它們之間也因權利而相互傾軋、咬或

一團；同時人民的鐵拳和槍杆子又窮於應付。因此“實際的局勢”就是人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李光耀嘗到了鐵拳的滋味又嗅到了人民的槍杆子的葯味，自然心里害怕，忐忑不安，怪不得他們要青年去荷槍以“應付實際的局勢”了！

李光耀傀儡又叫嚷什麼參與“國民服役”就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們責問：充當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傀儡軍就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嗎？不然又是什麼？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只有滿腦“走狗精神”的李光耀才奉若神明，我們青年人決不要這種“新的生活方式”！

李光耀傀儡又說什麼“建立軍事服役制度”是在沒有“怨言”和“牢騷”的反應的情況下而得到實施”。實事又是怎樣的呢？自1964年實施“國民服役登記”開始，就得到人民的堅決反對。十二萬青年之中，只有四萬名前住“登記”，這種反對的情緒，比起“怨言”和“牢騷”不知要高幾千倍到幾萬倍？強硬實施“國民服役登記”以後，青年不“登記”的不“登記”，逃兵役的逃兵役，被判坐牢的被判坐牢。這又何止是“怨言”和“牢騷”！

李光耀傀儡又奸猾地說什麼“

服役青年”應把“集體利益擺在第一位”。從走狗奴才口中吐出來的“集體利益擺在第一位”還不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集體利益擺在第一位”嗎？正是要為了他們的“集體利益擺在第一位”，所以，李光耀鬼計多端地硬要青年荷槍實彈以保衛“新加坡共和國”，要青年去充當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炮灰，要青年去鎮壓人民的革命鬥爭。這也就是李光耀傀儡集團在“國民服役登記”問題的陰謀詭計。



短評



從膠價高漲看

·曉江·

壟斷資本集團新的剝削花招

許多人都以為最近膠價“高漲”到每磅八角的價格，對於以橡膠為主要經濟命脈的馬來亞來說，廣大的割膠工人該不必愁生活過不好了吧！然而，我們苦難深重的割膠工人要告訴你們，膠價“高漲”只是壟斷資本集團為了更殘酷地掠奪和剝削馬來亞人民的一個鬼計。我們貧苦的生活不但沒有因膠價“高漲”而改善，反而越加貧困。這對於“一切都沒有問題”的劉集漢之流來說或許也“並不是件不尋常的事”吧。

誰都知道，馬來亞的經濟是受美英帝國主義支配的殖民地型經濟。由於拉曼李光耀傀儡的無恥獻媚和出賣，馬來亞的豐富資源，絕大部份被外國壟斷資本集團所操縱，以低廉的價錢，把原料輸到外國去。可是製成品却以高昂的價格輸入馬來亞。再經過反動政權的種種抽稅，這麼一來，當人民購買物品時，往往要付出比該物品實際價值高出幾倍的價錢。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的這一貪婪無恥的掠奪和剝削，是造成馬來亞人民生活的日漸貧窮的唯一因素。

壟斷資本集團是怎樣通過膠價“高漲”的毒辣手段，向馬來亞廣大膠工及其他勞動人民進行更殘酷掠奪和剝削的呢？壟斷資本集團為了囤積大量的橡膠，以便在適當的時刻加以拋售而達到他們壟斷膠市的目的，暫時把膠價提高了一些。於是膠園主便藉口橡膠漲價，要工人常常割“雙工”，以增加產量。因此，膠工在凌晨一時左右便得打起燈火割膠。當人們正在甜睡的時候，苦難的膠工已在漆黑的橡林中穿梭。暗淡的燈光，只能照出迷濛的小徑，毒蛇、蜈蚣、蚊子及其他小動物的侵襲，更是妨不勝妨。若遇到傾盆大雨，燈火點不着，一切都被吞沒在伸手不見指兒的黑夜中，其“滋味”是非親歷其境者所能體會到的。因此，打燈割膠是完

全沒有安全保障的。

或許你會問：“雙工”可以多“賺”些工資，生活不是可以過得好些嗎？是的，工資是多“賺”了，可是生活却過得更“慘”！自從膠價“高漲”後，壟斷資本家藉口原料價格高昂，而將製成品的價格提高了。尤其是膠工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如膠鞋、自行車輪胎等，有者漲價三角以上。膠價“高漲”，物價也跟着上升，付出更大的勞動力所“賺”得的工資，還不够彌補物價的高漲呢！這不是更殘酷的掠奪和剝削又是什麼呢？

現在，膠價已開始從“高漲”下跌了。這是壟斷資本集團進行壟斷膠市的必然過程。可是劉集漢之流，却迫不及待的跳出來，說什麼“膠價下降並不是件不尋常的事”，同時更厚顏無恥的為壟斷資本集團的陰毒鬼計打掩護，說什麼“最近天然膠價格高昂，使消費國建立一種接近代替品的新工廠。”並一再強調什麼“七角左右”的低廉價格是“較穩健的”。這是道道地地的奴才腔調！

從上面種種現象顯示，以美英帝國主義為“后台老板”的拉曼李光耀傀儡是代表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利益的，他們要盡一切最陰毒的手法，向馬來亞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貪得無厭的掠奪和剝削。馬來亞人民要擺脫身上的剝削桎梏就要緊緊地團結起來，丟掉一切幻想，準備艱苦的鬥爭，徹底消滅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爭取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

美帝要同蘇修進行競賽和勾結 製造化學細菌武器

「新華社文章」：走投無路的美帝國主義瘋狂擴軍備戰，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一直在加緊研究、製造和試驗滅絕人性的化學、細菌武器，把大量的這類武器儲存在遠東的沖繩、菲律賓、南朝鮮、蔣匪幫盤踞的台灣等地，妄圖乞靈於細菌、毒氣之類，來鎮壓洶湧澎湃的各國人民革命運動，進行垂死的掙扎。

美帝國主義的這一罪惡陰謀，是由於七月八日發生了在沖繩美軍基地儲存的致死性毒氣容器漏氣傷人的事件而暴露出來的。美帝國主義的喉舌美國新聞處廿二日發表的美國國防部聲明承認，在沖繩發生的毒氣容器漏氣事件「是在第二百六十七化學連人員在執行例行的保管措施時發生的。」這就進一步證明了美帝國主義在沖繩美軍基地配備有這種滅絕人性的化學武器以及使用這種武器的化學戰部隊。據日本報紙最近揭露，美帝在沖繩的四個秘密基地里，特別設置了化學、細菌、放射能部隊，並在駐在當地的美國陸軍和海軍中，各配置一個專門化學連。

另據一家西方通訊社二十日的華盛頓消息透露，「美國不僅在沖繩而且在包括菲律賓、南朝鮮和台灣在內的遠東一些地方都存儲了傷害神經的毒氣和化學武器」，「美國在幫助訓練菲律賓軍隊使用毒氣

」。這家通訊社還說，「西德也同樣被作為存放傷害神經武器的地方」。

作惡多端的美帝國主義多年來一直在加緊研究和製造並準備使用這種滅絕人性的化學武器。美帝的宣傳機構美聯社廿二日從華盛頓發出的消息承認，「自五十年代以來，按照一項認為化學戰武器是美國威懾武器的一部分的政策，美國一直在國外戰略地點存放這種武器」。

一家日本報紙最近透露，尼克松正在執行從肯尼迪政府時開始的一項罪惡的「細菌、化學、放射能武器計劃」，並且把這項計劃連同海外作戰基地的部署問題進行綜合研究。

美帝國主義為了在國外儲存大量化學、細菌武器，在國內建立了許多基地和試驗場，加緊生產和試驗這類武器。據美國報紙透露，美國全國有五十多個大學和學校的反動校方接受了研究和製造這類武器的任務。在美國陸軍建立的六個主要的化學細菌戰基地中，迪特里克

堡的基地甚至用「犯人」來進行試驗。根據美國官方顯然縮小的數字，美國一九六九年財政年度內用於化學細菌戰的預算，高達三億五千萬美元，即每天約一百萬美元用於製造化學細菌武器，為一九五〇年用於這方面的預算的七倍。

美帝在生產這類滅絕人性的殺人武器上，也在和它的反革命伙伴蘇修進行「競賽」。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委員羅伯特·賽克斯最近說過：美國用於化學、細菌武器上的費用，和蘇聯相比，還是「比較小」的，美國應當「擴充」製造這類武器的「能力」。美國統治集團中還有人提出要同蘇修在這方面「達成一些協議」。



我的控訴！

· 鐵筆 ·

最近我們園里來了一位馬來膠工——勿蘭諾他帶着年老的母親、妻子和五個孩子從笨珍的一個小甘榜來到我們這個小鄉村，他用積蓄了廿多年的打魚血本在離村子約一英里新開闢的小馬來甘榜定居了下來。

從這位馬來亞工友的口述，我知道他原來是跟他叔叔一起打魚過活的。一天賺塊多錢要負擔沉重的家庭費用，及繳交各種苛捐雜稅，所以，他一家人總是在掙扎中過日子。

一年前，他的叔叔逝世後，他把遺產賣了，換回兩千多元現錢，放棄了數十年的打魚生活，以為這樣便能夠改變他的苦難生活。

他初到這村子里，是租房而居的。後來，通過朋友的介紹，在附近以他叔叔的遺產所換來的錢向馬來官僚資產階級購買了一塊土地（在新開闢的甘榜里）。這就是聯盟反動政權以什麼“馬來人特權”、廉價售予馬來資產階級而這些馬來資產階級再以高價賣給普通的馬來群眾。這就是拉曼走狗政權的“馬來人特權”和“每人分得一塊土地”的一些情況。他經過近十個月來的辛勤工作，終於在這塊土地上建造起一間可以抵擋風雨的“浮腳樓”。

，而種下的木薯已經可以收穫了，椰樹也長了起來。就這樣，他們定居了下來。在他還未找到工作之前，他們幾乎每天都吃木薯過日子，甚至要忍飢挨餓。

經過一段時間，勿蘭諾夫婦學會割膠了，他們好不容易的在我們園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夫婦兩天一收入六元左右，總算可以勉強渡日子。

但是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最近我們村里的物價飛漲，各種繁雜的稅收也層出不窮，勿蘭諾的土地一年得繳納四元（以後還會增）的稅收，孩子又要離甘榜數英里的學校去讀書，來回車費也要整塊錢，這麼一來，他們一天收入便去了一半，剩下的又怎能維持生活呢？於是，他只好利用剩餘的時間替人做些散工，以資彌補。但是始終都不能夠解決生活上的困難，而且越來越苦。

親人們！這位馬來工友生活為什麼這樣痛苦呢？是命中注定的嗎？是阿拉指定的嗎？不！完全不是！歸根結底，是階級壓迫造成的，是不合理社會的必然結果！這就是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血腥統治下的勞動人民生活的真實反映！什麼“馬來人特權”和“每人分得一塊土地”不是明顯的蒙騙人民和讓馬來資產階級更進一步壓迫人民，又是什麼？親人們！在此，我要代這位馬來工友控訴！代全馬來亞被壓迫的人民控訴！為了擺脫生活的痛苦，為了幸福的明天，讓我們各族同胞團結得更緊密，為了實現一個幸福的新馬來而奮鬥！

反對剝削

| 東錫 |

衆所週知，在美英帝及其走狗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的統治下，廣大的勞苦大眾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尤其是工人階級。當反動派拋出了一個反工人的「僱傭法令」之後，工人的生活就更加悲慘了！

我們是一群在大芭密做（木工）的建築工人，在拉曼李光耀走狗的垂死掙扎下，本地大資本家以及外國壟斷資本家，都是這些走狗們的大小頭目，它們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拼命地向廣大工人階級開刀。

剝削成性的大資本家和外國壟斷資本家，為了能更好地剝削工人，實行“包工制”，請來了許多「工頭」，這些「工頭」往往是殘酷地剝削工友。本來我們的工資是六元半的，後來被「工頭」刮去了五角錢；有些工友的工資本來是六元的，後來只剩下五元半，而工資七元的却只剩下六元半，他們除了向工友割減工資之外，在工作中強迫

工友要做得好，做得快。各位同胞，你們看這些「工頭」的手段是不是剝削成性呀！

反動的美英帝及其走狗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多方方便剝削成性的大資本家。制訂「僱傭法令」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為了能夠更好地打擊敵人要求改善工人的生活待遇，我們這批住在武吉班讓去大芭密做木工的建築工友，堅決地團結起來，反對這種剝削。反動派、剝削成性的大資本家和外國壟斷資本家這種變本加厲，無孔不入的剝削手段，到頭來，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西德力圖向外擴張與美爭奪西歐霸權

西德統治集團近來在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中加緊活動，力圖擴大西德的勢力，以便逐步擺脫美帝的控制，進而參與爭奪西歐的霸權。西德這種行動加劇了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和帝國主義集團分崩離析的進程。

近年來，隨着資本主義世界總危機的加深，以及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帝國主義各國實力的消長發生了變化。特別顯著的是：美帝國主義內外交困，走投無路，對西歐的控制大大削弱；英帝國危機深重，日暮途窮；而由於種種原因，相對於說，西德的財政經濟實力有所增長，工業生產、出口貿易和黃金外匯儲備都躍居西歐首位，西德的貨幣馬克變成了資本主義世界最吃香的貨幣之一。

西德憑借自己的財政經濟實力的相對增強，對美國的離心傾向大

大發展。今年二月美帝頭目尼克松訪問波恩時，西德總理基辛格就曾公開說過，西德「不能老是依賴」美國的「保護」。

為了抬高西德的地位，西德統治集團首先依仗它的經濟實力，利用美、英、法三國財政金融上的嚴重困難，在西方經濟越趨激烈的金融貨幣危機中煽風點火，打擊法郎、英鎊和美元。去年十一月，西方外匯市場上掀起拋售法郎、英鎊和美元去搶購西德馬克的浪潮時，西德政府不顧美、英、法三國政府的壓力，

堅決拒絕馬克增值（即提高馬克對美元及其他西方貨幣的比價）。今年四月底，西德財政部長施特勞斯趁法國政局動盪的機會，就馬克增值問題發表了一些措詞含糊的講話，觸發了又一場金融危機。

為了擴大西德在西歐的勢力，西德政府的高級官員近來絡繹不絕地奔走於西歐各國首都之間。他們打着「西歐統一」的旗號，大力鼓吹接受英國加入西歐「共同市場」，並且借英國企圖打入「共同市場」的機會，大力拉攏英國以抬高西德在西歐的地位，為爭奪西歐的霸權作準備。

西德統治集團還利用英、法兩（轉入第十二版）

大寨之路

莎蔭·沈銀懷

(一)

大寨生產大隊在層巒疊嶂的太行山中，斜坐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山坡上。

這裡窮山惡水地薄，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就在這貧瘠的梁上，大寨人在黨的領導下，在集體經濟的廣闊的天地中，趕着黃牛、担着糞頭、揮着鋤頭，勤儉創業、奮發圖強，開闢了一條發展生產的道路。

從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到現在，大寨人在這條路上，堅定地走了十一年。

舊社會，大寨七百多畝地，四千七百塊，塊塊土地都是：土塊打不爛、風吹遍地干，地邊百草結成團，地腦荆圍了個嚴。一畝地好年景打不下一百四十斤糧。

那時候全村六十多戶人家，一大半是扛長工、打短工、趕牛放馬、討吃要飯的。大寨人碗里除了糠，就是菜。現在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當年一斗黑豆、四十斤面麵、幾十斤谷糠，就要吃一年。

那時候，這個山村裡只有七年、八鹽、一口猪，十份里有七分是地主一三家富農的。

十一年後的今天，這一切都變了。七條大溝、幾十條小溝，在大寨人手里變成了肥沃的窪地。零塊土地被大寨人連成了兩千九百塊。“溝溝壟壟種地，坡坡凹凹打糧”，人們在土地上得到的報酬，比當年提高了四倍。

十一年，大寨變得家大業大，騾馬成群了。倉庫里儲備着七萬多斤糧，畜圈里拴着十一匹大馬，六頭騾子，十二頭驢和三十二頭牛，另外還有一百三十多肥猪，二百四十多只羊。

十一年，大寨十年受災，大寨只借過家一次錢，却向國家交售了一百七十五萬八千斤。每年平均二萬二千斤。

十一年，大寨人用雙手把貧困交給了歷史，用兩肩担來了幸福！

(二)

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說：“集體化的優越性，說不完，用不盡。”

陳永貴說：“合作化給咱窮變富創造下條件，能不能變富還要靠自己！”

一九五二年冬天，大寨成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民第一次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集體。

但是，個體經濟移交給集體經濟的不但是雄厚的家產。七百多畝地，照舊分布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坡梁地照舊是缺邊少堰，“三天無雨苗發黃，下點急雨地沖光”。

“拳頭攪、撩油機、破筐籃、硬扁担”——這就是他們的工具。

大寨發展生產的道路在那里呢？黨支部會上爭論着，社員會上爭論着，合作社辦公室里爭論着，飯場上爭論着。

陳永貴說：“山區有山區的好處，溝多波寬、潛力大、深溝築壩能淤成‘刮金板’，山坡里切外墊是好梯田。沒有長流水，蓄住洪水也能種好田。沒機器，就靠人、靠扁担。有人輪心；靠人、靠扁担，能把大寨的窮山‘風水’變了嗎？”

大家又想起了賈學元和賈升元修地的事。這兄弟倆舊社會在趙北峪有三畝地。兩人就在這三畝地周圍的荒坡上，整年累月地開荒、修梯田。修地，累彎了腰，累圈了腿，修地把賈升元的胳膊也砸斷了。到底修下十畝好地。

可是，那時候大寨是地主、富農的天下，賈學元和賈升元修下去，却沒有種地的本錢，不得不向地主伸手借糧、借錢、結果，他們一點一點汗修的十畝地，倒成了地主盤剝的對象，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辦了農業社，六十戶人家合成一家，人們說：“難道咱這麼大集體，就治不大寨這點山？”有人問：山大溝深，滿村不過五十個來勞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設好？

陳永貴說：“山再大，溝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溝少一溝。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

一次又一次，爭論又爭論，黨員的思想統一了，干部的思想統一了，社員的思想也統一了。於是，改造大寨“風水”的第一場戰鬥在一九五三年冬天開始了。

全村七條大溝之一的白駝溝是他們要征服的第一個對象。

白駝溝全長一里半，三丈多寬，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壩。

當時的黨支部書記賈來恒，扛着鐵棍上去了。

當時的社主任陳永貴，作為壩壩的好手，也上去了。

當時的支部委員賈進才，背着鐵錘，鐵鑿，擔當了破石的戰士，也上去了。

土地時期的老農會主席賈承運也上去了。

大寨滿共五十個“鐵人”，全部進了白駝溝。

寒風凜冽，滴小成冰，在白駝溝和大自然搏鬥的大寨人，却人人渾身淌汗。每天天剛亮，他們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們吃在地里，歇在地里。陳永貴領着四個貧農壩壩打先鋒，二三百斤的大石頭，兩人一努徑，壩上去了。石頭把兩只凍的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點一點滴在石頭上，陳永貴却像沒有那麼回事，連火不烤一烤。

社員們見陳永貴他們干得賣力，都恨不得一個人使出兩個人的徑來。賈金元，已經七十一歲的人了，在幹部們見他上了年紀，要他留在村里。可是硬是跑進溝里，整天和年輕人一起干。鬍鬚上結了冰凌，他還咧着嘴跟周圍的年輕人說：“我愛修地，可一輩子沒修下地，如今不掙工分，白干了也樂意！”

大寨人就這樣一口氣干了一個半月，把白駝溝變成了一塊一塊的耕地。

深溝變良田，大寨人高興得合不攏嘴。給白駝溝起了個名叫“合作溝”。大寨人佩服了集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閘住了白頭溝，大寨社員們又乘勝前進，從一九五四年冬天到一九五五年春天，把后底閘住了，趕牛道溝閘住了，念草溝閘住了，小北峪溝也閘住了。

但是：那一棵樹不經過風吹雨打？哪一條船不經過浪擊潮顛？大寨人在戰鬥的第六個回合——閘浪窩掌的時候，就一連失敗了兩次。

狼窩掌，是大寨大隊最大的一條溝，社員們叫它“黑老山溝”。三里長，兩丈多寬。每到暴風時節，山洪像脫韁的野馬，肆虐橫行。

一九五五年冬天，五十八個勞力上狼窩掌，他們干了一冬一春，築下二十五道壩，築下二十五道壩，填了好幾萬方土，狼窩掌終於變成了一層層簸箕形的梯田。不想，第二年夏天，竟被一場洪水沖得個干干淨淨。

一九五六年冬天，他們總結了頭一年失敗的教訓，又重整旗鼓向狼窩掌進軍。這次，他們針對第一次失敗的原因，把壩基扎得更深了，用的石頭也更大了。怕洪水沖擊，還在游修下個一畝大、兩丈深的水庫。工程做完以後，人們說：“這下可放心了。”不想，一九五七年的雨更大，山洪更猛，水庫沖塌了，二十五道石壩又沖了個淨光。一冬一春的勞動又白搭了。

一些本來就不滿意閘溝的富裕中農，這一下抓住了“有把燒餅”。有人說：“千日打柴一火燒，一

冬辛苦一水漂”，有人說：“賣豆腐置下河灣地，漿里水，水里去！”有人說：“跟上你們白白挨了兩冬冷，往後寧在家裏閒一冬，不掙工分也不鬧這條溝了。”

階級敵人趁機煽風點火，他們散布流言蜚語：“人有人道，鬼有鬼道，要把這麼大的溝開住，水往哪裏流？”“人不和水鬥，貓不和狗鬥，人有多大本事，還能鬥過龍王爺。”

在那些困難的日子里，大寨還有誰比陳永貴難受？這個領着大寨人沖鋒陷陣的黨支部書記，幾歲上，因為窮得沒活頭，父親把他母親、姐姐、弟弟一齊賣給了人。後來，父親被地主逼得吊死了。他曾給地主當了十多年長工。地主動不動要他下跪，還往他臉上吐唾沫，他受盡了人間的苦難。如今，他滿心盼望着把全村的生產搞好，却偏偏在狼窩掌里一連失敗了兩次，給大伙一次又一次地潑冷水。

他每天有一空，就一個人默默地蹲在狼窩掌的山坡上，含着烟袋思謀：“難道必須撤退嗎？”他想到了地主、富農猙獰的臉，也想起了舊社會了舊社會窮哥們苦難的遭遇，心里一狠：“不能……”

陳永貴回到村里就開黨員大會，把自己拿定主意說給大家聽，讓大家討論。在艱苦奮鬥中成長起來的大寨的共產黨員們是好樣的，他們說的陳永貴講的是一個調：我們走的是前人沒走過的路，怕牽駝還能爬山，不能從狼窩掌撤退，不能挫傷人們革命的銳氣，不能讓階級敵人高興，不能給共產黨集體經濟臉上抹灰。

貧農、下中農座談會也開得火熱，他們說：“我們屬龍的還不如屬熊的？”“怕吃怕的是誰？是地主、是富農！”

大寨黨支部硬桿更桿更硬，陳永貴含着感激的眼淚說：“要退東吳兵，還得自己人。”

大寨人檢查了狼窩掌每一道壩，觀察了每一條溝，摸清了毛病，找到了辦法。第三次戰狼窩掌的戰鬥又開始了。

這次任務更艱巨，全溝要築三十二條大壩，最高的大壩是兩丈五，灌漿用的石灰就要六百斤。打壩用的石頭要從山上開，要從山上運下來。幾萬方土被沖走，幾萬方土又要重新墊起來。

這樣巨大的工程只靠人的兩只手、兩個肩膀來完成。計劃一公布，社員們都爭着要上前綫。開工那天，全村十七對夫妻一起進了溝，七戶社員全家上了陣。當時，只有六十多個勞力的大寨，就有七十多個人出了工。

大寨最老的共產黨員賈進才在舊社會扛了半輩子長工，他兩個肩膀扛着一張嘴，還吃不飽肚子。農業社一成立，他一頭扎到社里，恨不

得把全身的勁都使出來，他擔負着開鑿石頭的任務。每天啓明星一露頭，他就背着家具上了山，嚴酷的冷風把他的雙手凍裂了。手上的血染到了石頭上，頭上的汗珠滾到石頭上，而他還是干得那麼歡。

開工的第十天，一場大雪下了尺把厚，賈進才像往日一樣，早上起來，拿了一把掃帚進了山，把工地的雪掃開，打碎冰凌，又叮叮巴巴干起來，太陽升起來了，上工的社員給他捎來飯，揭開一看，已經凍成了冰疙瘩。賈進才拿起來就啃。有人勸他點火烘一烘，他說：“這算得什麼！咱這苦里生、窮里長大的人，沒有那麼嬌嫩！”社員們聽了，更感動了，議論論：老賈，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為你立個碑。賈進才却笑着說：“狼窩掌二十多個大壩，哪條壩不是我的碑，還用再立！”

在那些日子里，大寨人誰不往前闖？第一生產隊隊長梁變良和原來的黨支部書記賈來恒等四個人，在沒膝的大雪里抬着大石頭從山上往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四個人滾成雪人，却天天超計劃完成定額。

大寨人在冰天雪地里，大干了二十七天，比原計劃提前三天完成了任務。狼窩掌，大自然給大寨人設置的一個最頑固的碉堡，終於被大寨人攻克了。

狼窩掌的工程成了維護集體經濟的大堤，它經受了幾十次洪水的考驗，仍然穩如泰山。

從大戰白駝溝到開狼窩掌，整整過了五個冬春。在這五個冬春的短暫的時間里，大寨人把七條溝的“命”革了。在那里壘起了總長十五里的一百幾十條大壩，修下了兩條盤山渠，兩個水庫，三千多個魚鱗坑、蓄水池；把三百畝坡地壘成了平梯田；把四千七百多塊地修成了二千九百塊，還新增了幾十多畝好地，大寨的土地成了八百零二畝。

十一年，大寨人開鑿了多少石頭？移動了多少土方？他們沒有統計，現在也算不出來，不過，只要看看大寨人的那一百多只手就足够了：這一百多只手上結滿了老虫，被厚厚的死皮裹起來，這是鐵掌！

(三)

大寨村早先流行過一句話：“這塊好，那塊好，哪塊也不如賈承恩（富農）的掏銀瑙（地名）”。那時光，掏銀瑙一畝地能打二三百斤糧，如今，大寨塊塊地都強過了掏銀瑙。有些社員們議論變了，明里不說，暗里嘆！

“要增產，就要出神仙！”真的“增產到頂”了嗎？陳永貴想起了一件往事；互助組時候，他有半分大的一塊地，種的是玉菱（玉米）因為草多，他就

狠着心深鋤了一次不是用鋤是用鐮，刨下七八寸深這一刨倒刨出名堂來了：半分地打下了一百二十斤玉穗。現在，要增加生產，就得深刨。

社員的想法不一樣。生產隊讓深刨，他們憋着氣，狠着勁地刨，嘴里喊着：“刨呀！刨呀！”背里議論着：苗活一條根，刨上這麼深，傷了根，增產？秋後喝西北風吧。

大寨人在前進的途程上又碰上了新課題：要前進，就要推廣新技術，要推廣新技術，就要卸包袱，卸保守思想的包袱，卸習慣勢力的包袱。讓新技術的根子扎在人的腦子里。

這又是一場艱苦的革命鬥爭。這場革命即不能拿刀弄杖，又不能開會鬥爭。

只有一條路：一點一滴去實踐。縣農業技術推廣站的技術員告訴陳永貴：白發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下糞，上到地里要傳染。社員半信半疑：祖祖輩輩都用這種谷草喂牲口，也沒把谷子都變成了白發病，事情一到他們口里，就縣乎了！怎麼辦？試驗。陳永貴弄了幾分谷地，專門上了白發病谷區區的肥。苗苗長高了，果然是白花花一片，一百根苗就有八十二根“害”了白發病。社員們看着，伸伸舌頭，說：“敢情新技術頂事！”

按新技術，作物要適時播種。說適時，就是要地溫合適。大寨是山地，谷子宜遲不宜早，玉米宜早不宜遲。可老年人說：“小滿玉菱，不遲不早”，“小滿谷，不如不”。誰對？不知道。怎麼辦？試驗。試來試去，新的對，舊的不對。“芒種”種上谷子，二伏吐穗，即防了旱，又不怕“霧花”，“谷雨”前後種窪地玉米，能躲過大風頭，又不怕水浸倒伏。社員們看了，說：“要增產，還得靠這新套哩！”

大寨人心里開了竅。他們說：“再有保守思想，就要扯革命的後腿了。”

於是；深刨的新技術推廣了！防止白發病的新技術推廣了！適時播種的新技術推廣了！

但是，大寨人相信了新技術，卻沒吃透新技術的複雜性，在新的革命進程中，他們又栽了幾個跟斗。聽說把灰渣糞下到玉米地里，效果很好。他們不管土質，不問地性，拿來就干，給麻黃溝的七畝豐產田玉米全上了灰渣糞，結果，鉀性大的沙田地又上了鉀質肥，使作物的肥料比例失調，把豐產田種成了低產田。

聽說化學肥料能增產，就買回一大堆磷肥來，一古腦幾往地里上，因為方法不對，使用不當，春天上到地里，秋天還是灰面面，沒起作用。

（待續）



(38)
1969

“文壇木乃伊”將粉身碎骨

— 秋 凌 —

(一)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在百五十年的恥辱“慶典”中，似乎不曾遺忘了馬來亞各族勞動人民，還假惺惺地宣揚，欲立一個“無名英雄”的紀念像，紀念祖先們刻苦耐勞的精神，含辛茹苦的功績。其實，它們那里會存着好心眼！現在它們正依撐帝國主義者的勢力，騎在人民頭上，却企圖製造“獨立自主”的假像，要人們從此忘了百五十年來窮苦壓迫的根源，是來自英帝國主義者的統治。這又是一種欺和騙的手段：刻苦耐勞，爲了“新加坡共和國”的“繁榮”。含辛茹苦吧，才能“勇猛剛強”。

爲了美化百五十年恥辱的“慶典”，爲了粉飾屠刀下的“太平”，確實鈍了幾許“走狗文人”的筆尖，費了幾許“文壇木乃伊”的氣力。且像鐘祺之流，終竟完全的撕下人皮，徹底的露出面目來。在馬華文壇歷史上，這種趨炎附勢、賣身求榮的丑事，是屢見不鮮，毫不足奇的。

讓我們看看，“文壇木乃伊”們所樹起的一支幡幟：“新馬文藝創作史料展覽”，來說明它們的毫無血性。

馬華新文學運動的濫觴，初期是以星島、檳城爲運動發軔的中心。星島、檳城都是屬於馬來亞的地理範疇。重要的是，由兩地所組成的馬華文壇，是基於馬來亞（包括星島）這個統一的國家觀念而產生的，是服務於馬來亞（包括星島）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馬華文壇的統一觀念，在馬華新文學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從“南洋文藝”、“地方文藝”至“馬來亞新文學”口號的提出階段，就完全的被肯定下來。雖然，英帝國主義者不斷的耍弄“分而治之”的新殖民政政策。馬華文壇的統一觀念，並不隨之而實行分野、相反的，它成爲所有進步的、正義的、革命的馬華文藝工作者，緊密結合馬來亞（包括星島）人民爭取祖國的獨立、統一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在文學藝術領域內的對敵鬥爭中必須加以捍衛、加強、貫徹的重要任務之一。

而現在，這些“文壇木乃伊”們，緊隨着英帝國主義者的“分而治之”政策，亦悍然把馬華文壇、閹割爲“新馬”分野。（新即爲“新加坡共和國”、馬即爲“馬來西亞”）基於這樣反動的政治立場、在展出的史料當中，它們將一些重要的、有鮮明政治傾向的書籍、報刊等抽掉。顯然的，這是在“不完全”中，露骨的遺漏。它們的居心，何其狠毒！一切進步的、正義的、革命的馬來亞文藝工作者必須堅決徹底的批判和揭露它們的丑惡嘴

臉，堅決同它們劃清界綫！

(二)

“文壇木乃伊”們沐猴而冠的丑劇，都不能掩蓋歷史的真面目。而人民在歷史必由的路上，迅猛磅礴的氣勢，將沖倒一切腐敗的、崩裂的堡壘。因此，百五十年后又是怎樣的問題，絕不是假想的、胡亂的臆測。讓我們以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世界革命動向，來回答這些囂張拔扈的“文壇木乃伊”及其主子。

從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階級“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僅僅是廿年的時間，東方又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巨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所取得的偉大勝利，也是世界人民革命運動中的一項偉大勝利。它一再的、充分的証明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兵燹戰火並不能使人民屈服。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統治集團製造戰爭的結果，只有把自己更進一步的陷入人民革命戰爭的重圍，在必然的、不可擺脫的社會內部矛盾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矛盾中趨向最後的失敗滅亡。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僅僅是十多年的時間，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顯得更加鞏固強大。偉大的、出類拔萃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主席一手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千秋大業，奠定了永不變色的基礎。爲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各國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的解放鬥爭，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防止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大大地鞏固和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急風驟雨似的群眾革命運動，蕩滌了一切腐敗勢力的殘餘，徹底批判了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綫，建立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陣地，促進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從而轉變成無可比擬的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力量。

雖然，蘇聯修正主義叛徒集團已經進一步墮落爲社會帝國主義，加緊同美帝勾結，狼狽爲奸，妄

圖主宰世界。

雖然，以美帝爲首的主國主義資產階級統治集團較之以前更加窮兇極惡，加緊擴軍備戰，到處發動侵略戰爭。

但是，美帝、蘇修及其走狗們，都已經陷入不可挽救的政治經濟危機當中。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在世界各地的迅速傳播，爲世界各國被壓迫人民和民族所掌握和應用於結合具體的革命實踐，使世界革命運動出現空前未有的波瀾壯闊、洶湧澎湃的新局面。世界各國革命人民已經丟掉“和平共存”、“和平過渡”、“和平演變”的破爛貨；已經不怕美帝蘇修的核壟斷、核訛詐。世界各國革命人民深深感到唯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指引革命的正確航程；唯有走武裝鬥爭，人民戰爭的道路，才有可能把自己從被壓迫、被剝削的深淵中解救出來；唯有跟着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和風格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和它們所領導的人民軍隊，才能取得徹底的翻身解放。美帝必敗！蘇修必敗！一切反動的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必定被打倒、消滅！這必將發生的，而且是迅速地發生的最後時刻，“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旗幟，將永遠飄揚在全世界上空！

馬來亞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高舉革命文藝的旗幟，堅決走文藝爲工農兵服務的道路。馬來亞的革命文藝工作者爲了更好地反映這個不同於過去任務歷史階段的時代精神，爲了更好地反映馬來亞（包括星島）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爲了更好地負起傳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貫徹群眾鬥爭路綫，加緊配合最高鬥爭形式的蓬勃發展的任務。必須聯合一切正義進步的馬來亞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入群眾鬥爭，深入思想改造工作，發揮文藝的全部力量，向美英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爲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戰鬥到底。

一切正義的、進步的、革命的馬來亞文藝工作者可以毫不自餒。雖然，帝國主義者及其豢養的走狗，對正派的、革命的、文藝陣地、施行貫常的政治迫害伎倆、文化上的圍剿政策。它們的囂張並不等於它們的强大。恰恰相反，却是顯示了它們的近將死亡，（這點十分形象

（轉入第九版）

打爛牛鬼蛇神的黑籠燈

文紅兵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像一陣春風，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春雷一響之後，就吹遍了世界各個角落，使那些看不到光明的被壓迫人民覺醒起來了。這真是一片空前的大好形勢啊！

面對着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日益提高，一切反動派都為之手忙腳亂，當然，他們也得學得更狡猾一些了。因此，改良的、偽裝的、欺騙的把戲就更加層出不窮了。

在新加坡島，李光耀傀儡政權在這方面搞得頗出色。你看他在文化戰線上，一個人就唱了好幾台戲：既要高談“愛國主義”，宣揚奴才思想；又要大唱“我找刺激，我想放蕩”的黃色歌曲，使年青人落入陷阱，想入非非；還要把自己偽裝起來，假惺惺的搞一些“文藝歌曲”、“民歌”之類的東西，“提倡健康文化”。可是，狐狸到底還是狐狸，他們的如此作為，除了說明他們狡猾之外，其目的又能得逞呢？

人們記憶猶新，因為那不過是三幾年前的事吧：在馬來亞，只要人們喜歡聽或哼幾句文藝歌曲，就會受到“另眼相待”的，因為這個人大抵不是“共產黨”，就是有左的傾向。因此，好些時候，反動派對於這些東西是敬而遠之的。可是，為什麼這下子反動派都大發“慈悲”呢？原來，自從中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毛澤東思想普遍深入人心，人們清楚地知道，文藝歌曲，民歌並不一定就是萬靈丹，並不一定是香花。不！不！它們之中，毒草也有不少！於是，革命的群眾揮起了千鈞棒，狠批猛鬥那些黑貨，並把其中的一些毫不留情的掃進了歷史的垃圾箱里。

這下子可樂壞了反動派。他們在垃圾堆里揀到了這些破爛貨，彷彿拾到了活寶一樣，奉若神明，到處宣揚，自己儼然是一位“清高”的“健康藝術”家了。於是他們舉行什麼“歌唱比賽”，到一些所謂“中立”的“藝術團體”去收買奴才（價錢有時開得頗高的，這要看你的“資格”為何而定，「資格」不夠的，他們也沒放在眼里的），選出了“唱片”啦，用他們的話說：“似乎已經走上成功之路了。”

可是，你們先別搖頭擺腦得意！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們滿身的血腥，又怎能掩飾住你們無恥扼殺進步文藝的罪行？難道你們不是讓黃色文化恣意泛濫，肆無憚忌？難道你們不是對進步或稍有進步傾向的文藝刊物封了又禁？難道你們不是對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又追，又捕又迫害？難道你們不是一面喊“提倡健康文化”，一面又發出靡靡之音？

你們高談什麼要“隨時準備以較公平合理”的態度來對待民歌。果真是這樣嗎？不！絕不！要不然的話，請讓諸如《東方紅》之類的革命的民歌也去電視、電台演唱吧！可是你們不敢，這說明你們的“公平合理”是吹牛！自欺欺人！

你們又胡扯什麼“流行歌曲”沒有“積極作用”，“民歌”就有。這真是瞎子說謊話！那些強姦案，那些少女被侮辱事件，不是那些“我找刺激、我想放蕩”的“藝術”在起“積極作用”？那些十五六歲、十六七歲就身懷六甲，搞胡天胡地的“亂愛”的小孩子，不是那些“才不辜負這美好時光”的“藝術”在起“積極作用”？……或者反過來問一下，那些“情哥情妹”的“民歌”又起了什麼“積極作用”呢？

真正有積極作用的民歌是有的，多得很，好像《東方紅》、《瀏陽河》、《在北京金山上》、《贊歌》、《毛主席祝您萬壽無疆》……好了，這些不都可以喚起人民對生活的熱愛，對革命的信心，對毛主席的敬仰，因而增加

無窮的力量與舊勢力做英勇的鬥爭嗎？它不是有很大而且很好的積極作用嗎？可是，對於這些，你們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一看到它，就恨不得馬上多定幾條“法律”去禁止它的傳播。混蛋們，你們安的是什麼心腸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當什麼羅××小姐灌錄了《掛燈籠》的唱片之後所登的《紀念特刊》中，許多牛鬼蛇神都來捧場但都不敢談根本的問題，老是“很好水平”、“音響效果良好”、“一萬五千張”……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真是好一副廣告嘴臉！這不正說明他們做賊心虛，不敢談真正的問題？

我們對民歌的原則，既要求其內容是進步的，是符合我們的政治的，同時還要符合我們目前的政治路線的。這樣的民歌才具有真正的意義，才能充分的發揮其生命力，正是這樣，因此，在選擇處理民歌的過程中，不但要宣揚其好的部份，也要拋棄其落后的部份，而且還允許對一些民歌進行修改加入新的內容，使其生命更年青，戰鬥性更強！

同志們、朋友們，讓我們奮起千鈞棒，砸爛黑“燈籠”！

安息吧，敬愛的胡伯伯！

——悼胡志明主席

安息吧，敬愛的胡伯伯！

您高尚的革命品德，您不畏強暴的反抗精神，您不屈不撓的戰鬥意志，將永遠永遠銘刻在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

五十年來，您那強有力的聲音，傳遍了亞洲大陸，喚醒了多少沉睡的山河！鼓起了多少革命人民戰鬥的勇氣！叫殖民主義者、法西斯強盜及美帝國主義者在真理面前發抖！

是您領導英雄的越南人民，打跨了法國殖民主義者及日本法西斯暴徒！是您給英雄的越南人民指出了一條偉大的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紅色政權！是您為了解放越南南方，保衛北方，進而統一祖國，領導英雄的越南人民戰鬥在反帝鬥爭的最前綫。

您的一生，不僅是為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而戰鬥的一生，同時也是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及國際共產主義事業而戰鬥的一生。您的逝世，使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都感到無限的悲痛！

雖然，在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勝利的時刻，您逝世了。但是，我們堅信，在革命戰爭中鍛鍊成長起來的英雄的越南人民，一定會高高舉起從您手中接過來的革命火炬，遵照您遺囑中的偉大指示，把美帝國主義者燒成灰燼！您“建設和平、統一、獨立、民主、繁榮和富強的越南”的崇高願望是一定會實現的。全球革命人民必將與英雄的越南人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資本主義的全面崩潰，社會主義的全世界勝利的偉大時代一定會到來！

安息吧！敬愛的胡伯伯。



拉曼的老招式

賀凱

“五·一三”流血事件的起因，只要稍有見識的人，都會知道是由帝國主義和拉曼傀儡集團製造的。但是，就在事件之後，反動派却紛紛站出來了。你一句“共產黨造成流血”，他一句“毛份子引起衝突”，硬要人民相信革命者是洪水猛獸，把這罪魁禍首的帽子套在革命者頭上。

事隔不久，忽然又變換口氣了，矛頭轉到巫統內部。於是，禍首又不是共產黨了。這種花招和六·一七事件時部長們時而“五百，不足為患”，時而又“一千共黨在邊境活動，嚴重威脅”一樣。果然，才以為共黨沒有這種嫌疑時，卻又見這頂帽子被重套了過來。拉曼在他的“新著”（其實還不是寫共黨的老套）《五·一三事件前後》里“指出”所謂“五·一三事件”實際上是華籍共黨青年觸發的。”也就是“林順成出殯遊行的那一類青年”。

拉曼傀儡當時必然是被示威隊伍嚇到躲進了茅廬，要不然，他又怎會不知道，示威隊伍中也出現了馬來同胞和印度同胞呢？假如拉曼傀儡硬要抹殺反動軍警開槍殺無辜

辜這一事實，硬要編造謊言，把“那一類青年”說成是“華籍”的話，又怎能反對回教黨指他為“暹羅人”呢？這是黑吃黑，不足為奇！

拉曼是不是“暹羅人”？有沒有出賣祖宗？那不關我們的事，我們沒有必要去進行考究。這只是泛馬回教黨內那批極端種族主義份子的玩意兒。我們只要知道了拉曼傀儡是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就可以明白為何他那麼賣力地反共、反人民了。可是要反共，手頭也必須有資本。拉曼傀儡既非帝國主義者，當然不能弄原子彈、核潛艇來嚇唬人民，於是就一味靠騙。

妙就妙在這一騙，忽然加罪於新加坡的中國銀行的分行，那實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中國銀行跟“五·一三”事件有什麼關係呢？原來香港的一家報紙報導說“中國銀行所謂資金不足是因為它撥出款

項，以資助在星加坡和馬來西亞製造麻煩”。

中國銀行分行何辜，能够接連受到兩個所謂“國家”的無端端套帽子。星島的傀儡才製造了“資金不足”的故事攻擊中行，失敗之後，在馬來亞大陸的傀儡政權立刻就能够“有證據指出，這款項乃給予在吉蘭丹的工作人員，以資助回教黨的運動。”既然是由“中國銀行資助”，而中國銀行又是屬於中國的，當然也就是“中共支援本地親毛份子”，以進一步顛覆所謂“馬來西亞”啦！

一個開頭進攻，另一個繼承，也無非是進一步反華、反共、反人民而已。

其實，共產黨要推翻“聯盟政府”，這是衆所周知的（而且又何止“聯盟政府”呢！）。可是，說它“資助回教黨來贏得協助，以達到這一點”，拉曼實在只找出了不成理由的理由。既然拉曼要“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就讓他去胡扯吧，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

註：所引的話皆為報紙所載“摘自拉曼《五·一三事件前後》”（見九月廿四日報章）其中一小部份摘自報章之部長等人講話。

中秋節話“掛燈籠”

向予

中秋節又來臨。市面上最熱鬧的要算是月餅廣告。隨便到什麼地方去，我們都可以看見××月餅啦！怎樣好又怎樣好啦！這種廣告，對於“自由競爭”的商行來說，固然很普遍，可是自鳴清高大資產者，對於藝術品也庸俗到打起廣告，倒是令人吃驚。

一部標榜着為人民協會（！？）幼稚班籌募基金的所謂藝術品：情人的眼淚，在報紙的影片欄里就出過許久的廣告。靠無知的孩子們來騙有知的大人，此其一。

一張“掛燈籠”的唱片出籠，報紙上登了又登，廣告打了又打，連那一間學校訂多少張，都在新聞中不厭其煩地加以報導，甚至還特闢專欄為它推銷。此其二。

也還有許多例子，這里不打算詳述。

據說，“掛燈籠”是出了一萬五千張，這的確是一個“大胆的嘗試”。但這一萬五千張“掛燈籠”賣出了多少，外人無從知道；買了唱片的人們聽了究竟是拍手叫好？還是破口大罵？我們也不知道；這個“民歌唱片”是否真的“走上了成功之路”？我們更不知道。但有一點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真正的目的不在於啓發人民向上，也不在於羅小姐的嗓子，而是為了表示“新加坡共和國”的“藝術繁榮”而已。

“電視與廣播企業”的頭子那麼熱衷推崇羅小姐的名氣與才華，只不過是唱片能夠有市場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當然多着例如以那位被某左翼藝術團體滾出來的李××為領隊的“陽春華樂隊”，也是唱片賺錢的一個因素，加上“我們的錄音和印刷技術都是東南亞第一流”的這個因素，當然，還有背後反動“當局”支撐的重要因素，才敢出來騙一騙人民，賺多一些錢。要不然，又何苦請那麼多人來發表講話，所講的又都是“封面設計非常成功”啦，“錄音效果良好啦”等，這不是為了表示“新加坡共和國”的“錄音和印刷技術是東南亞第一流”嗎？不就是替反動的文化團體塗脂抹粉嗎？

寫到這里，忽然拜讀了九月廿三日“星云”版某才子的佳作“掛燈籠”。這樣的標題，是變相的廣告，抑或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只有才子心中有數。不過，才子一向來是很善於把靈感“隨手捻來”的：什麼五月的太陽啦！六月的風啦！七月的什麼又什麼啦！因此，寫這

樣的一篇“中秋節漫話”也固然是很平常的。

再把才子的佳作拜讀之後，在末了發現了這樣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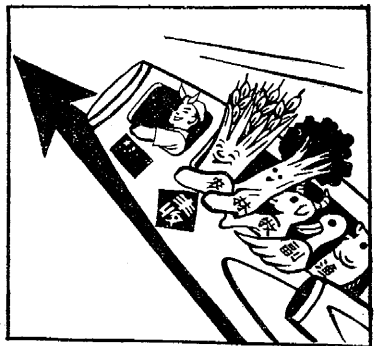
夜漸深了，該上床睡覺，耳畔里却聽到一首民歌，那是從播音機里播出的，怪親切呢；啊，原來是那張新出的唱片——掛燈籠。

是的，那盞燈籠還出現在我的睡夢里。

才子佳人，物以類聚；這樣的文字，並不奇怪。只可惜還差一句：

“請大家都買一張回去聽吧！”

加上這一句，廣告也必然更有效。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中國今年農業生產又是大好豐收

中國億萬貧下中農和廣大革命社員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鬥志昂揚地“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備戰”，經過一年來的艱苦奮戰，又取得了光輝燦爛的新成就，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新貢獻，建立了新功勳。來自南北各地的消息表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節節勝利的大好形勢下，今年中國農業生產又是一個豐收的大好年景。

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條”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今年，在北方，不少地區春、夏兩季持續乾旱，有的地區直到七月底、八月初仍未降透雨，旱情之嚴重為多年來所少見；在南方，不少地區春旱、夏澇，有的地方並出現歷史上少有的特大洪水。所有這些自然災害，都在不同程度上給農業生產造成困難。但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正向奪取全面勝利的偉大目標大踏步邁進的大好形勢的激勵和鼓舞下，億萬農民群眾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他們高度發揚“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革命精神，一面主動地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一面頑強地同各種災害展開英勇的搏鬥，終於排除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迎來了農業生產的豐收。

今年中國農業生產的顯著特色是：幾乎各類農作物和各類不同地區，都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豐收景象。各地的夏熟作物和早秋作物，已先後喜獲豐收，不少地區比大豐收的去年又有不同程度的增產。對全國年產量有重大影響的大秋作物，現正大規模地進行收割，廣大農村到處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壯麗圖景，豐收大局已定。尚未成熟的少量晚秋作物，普遍生長壯旺，只要今後一個時期不發生特殊災害，也可望獲得好收成。有關領導部門估計，今年全國糧食、棉花、烤烟、麻類、茶葉、水果、蠶繭等農作物和農產品，都將在連年豐收的基礎上又一次獲得豐收。林、牧、副、漁各業生產，也是一派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勢。從地區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包括南方和北方的主要農業區四川、廣東、湖南、湖北、江蘇、江西、安徽、河南、黑龍江、陝西等省在內，今年一般都是豐收年景。遭到七十多年所僅見的特大乾旱的首都北京和“一月革命”策源地的上海，今年糧食作物和棉花經濟作物，可望獲得歷史上罕見的大豐收。一些多年來農業生產發展緩慢

的地區，今年也出現了大幅度增產的新局面。

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今年中國農業生產又獲豐收，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從去冬起，為奪取今年農業豐收，各地億萬貧下中農和農村革命幹部，就遵照毛主席的偉大教導，意氣風發地狠抓革命，猛促生產，空前廣泛深入地開展了“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從各方面為農業豐收創造條件。廣大農民以大寨為榜樣，緊跟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戰鬥號令，如飢似渴地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自覺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各

地農村開展了持久、深入的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算了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各地代理人妄圖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打擊了一小撮特務、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的破壞活動。轟轟烈烈的革命大批判，進一步提高了廣大農民群眾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更加堅定。他們紛紛表示：“為了徹底消滅萬惡的資本主義，加速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我們刀山敢上，火海敢闖。”正是靠着這種用毛澤東思想培育起來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一年來，各地農民群眾排除了各種困難，主動積極地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因地制宜地改革農業生產技術及時地加強田間管理。當旱、澇等自然災害襲來時，他們豪邁地提出“抗災抗到天低頭，誓奪農業大豐收”的戰

(轉入第十二版)

“九大”文件名詞解釋

“政治報告”名詞解釋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這是指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舉行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這是在中國人民革命全國勝利的前夜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毛主席在這個報告里，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必須由鄉村移到城市；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採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這個報告特別着重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份的狀況和黨所必須採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由之路，批判了在這個問題上的各種“左”右偏向。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之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毛主席分析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的國內外階級鬥爭的新形勢，及時地警告全黨，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成為對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

這個報告是我國從新民主主義

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綱領，是整個過渡時期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銳利的思想武器。

科學社會主義

科學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社會主義學說，即關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份。其所以被稱為科學社會主義，是因為它與空想社會主義相反。它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的發展規律，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結果導致資本主義崩潰，現代資本主義必然要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這種轉變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馬克思說：“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一)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二)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使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劃清了界限



美帝蘇修空前 露骨搞全球勾結

新華社北京文章，本社記者報道在尼克松政府上台半年多，美帝蘇修經過多次反革命串連和互相試探摸底之後，它們彼此間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一場空前露骨的反革命全球勾結。它們在日子都越來越不好過的情況下，妄圖通過互相拉扯，結成更緊密的反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聯盟來進行垂死掙扎。

克里姆林宮的叛徒們既要當壞子，又想立牌坊。最近，蘇修頭目出於反革命的需要，居然扯起“反帝”旗號，冒稱“反帝英雄”。然而，假的畢竟是假的。蘇修叛徒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戳穿了他們的畫皮。就在他們大叫“反帝”的同時，却向美帝大獻殷勤，加緊同美帝進行勾結。對此，美帝國主義是心領神會的。六月間，尼克松曾宣布要及早同蘇修談判所謂“限制戰略武器”問題之後，美國國務卿在七月初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又公開鼓動蘇修“特別積極地”同美國進行“雙邊談判”。很明顯，這意味着華盛頓的新班底已經盤算好要同蘇修進行新的、更大規模的反革命交易。

與此同時，美國統治集團中的頭面人物、前副總統漢弗萊，前駐聯合國大使戈德堡以及助理國務卿西斯科等人，接踵去蘇聯活動。漢弗萊同蘇修頭目柯西金舉行了長達三小時的密談之後宣稱：“我認為，蘇聯基本上是希望就實質性問題（同美國）真誠地談判的”。他還透露，柯西金就蘇美勾結問題要他帶了一個口信給尼克松。這些事實清楚地表明，蘇修叛徒們的“反帝”是假，同美帝加緊勾結反人民、反革命是真。

美帝蘇修的反革命勾結，從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高舉反帝反修革命大旗、堅決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鬥

爭的七億中國人民，而目前正在醞釀的美蘇之間進一步勾結的反華目的，比以前更加露骨。今年三月以來，蘇修叛徒集團連續指使蘇聯軍隊侵犯中國邊境，一再製造流血事件，並在中蘇邊境大量增兵，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與此同時，蘇修頭目及其宣傳機器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華惡浪，瘋狂攻擊中國。對於蘇修的步步加緊反華，尼克松政府歡迎唯恐不及。尼克松政府最近所作的關於要加緊同蘇修作交易的種種姿態，實際上也是對蘇修猖狂反華的鼓勵。

蘇修叛徒集團拋出的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黑貨，正是把他們聯美反華的政策，從外交上的配合呼應，推進到軍事勾結的一個步驟。蘇修這個黑貨也是同尼克松近年來一直在鼓吹的加緊拼湊反華軍事聯盟、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的罪惡陰謀遙相呼應的。因此，美帝國主義一方面表示感“興趣”，認為杜勒斯在五十年代在亞洲搞反華軍事包圍圈的舊藍圖又有了新願主，美帝反華“事業”中又多了一個入股者，它想利用蘇修叛徒集團的這股反華、反共、反革命的瘋狂勁頭來為它自己的反革命戰略目標服務；但又擔心蘇修在反華的幌子下乘機擴張勢力，在它的“太平洋大家庭”里插進一隻腳。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尼克松和羅傑斯在七月下旬到亞洲地區進行了廣泛的活動，但是，正如美國資產階級報刊所鼓吹的，不管美帝蘇修在這一地區有哪

些具體的利害衝突，它們在反對中國和妄圖撲滅亞洲人民革命鬥爭的烈火方面却是“志同道合”，有着明顯的“共同利益”的。

蘇修頭目最近的言論還露骨地表示，為了勾結美帝加緊反華，蘇修願在其它問題上進一步同美帝作骯髒交易，例如，蘇修願意進一步犧牲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的利益，就西柏林問題，甚至整個德國問題司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作一筆交易。但是，蘇修越是性急，美帝要價也就越高。像舉行美帝蘇修頭目間的“最高級會議”問題，尼克松本來早就放出過這種風聲，作為鼓勵蘇修加緊反華和在越南、中東等問題上進一步為美帝效勞的誘餌，可是當蘇修最近表示願意之後，尼克松又在七月底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要求蘇修在誘壓越南人民接受美國的“和談”騙局方面“公開提供幫助”，在中東問題上幫助美國“取得突破”，在所謂“武器控制”問題上同美國作成交易。他表示，只有蘇修在這三個問題上按照美國的要求做了，他才願意“考慮”同蘇修頭目舉行“最高級會議”的問題。據英國報紙透露，尼克松在結束他在亞洲的活動回國途中同英國首相威爾遜會談時，也談到了要利用蘇修急於勾結帝國主義反華的機會，壓蘇修在德國問題上作進一步的妥協讓步，而美國務院也發表正式聲明聲稱：“我們期望（美、英、法）三國將能同蘇聯接觸，設法在（德國、西柏林）這些問題上取得進展。”

所有這些事實說明，蘇修叛徒集團為了勾結帝國主義反華、反共、反革命，妄圖實現其同美帝合伙瓜分世界的迷夢，正在越來越肆無忌憚地用其他國家人民的利益作為他們進行骯髒的反革命政治交易的籌碼。但是，他們的這種損人利己的叛賣行徑，必然進一步暴露自己的可恥面目，進一步激起世界人民的強烈反對，從而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美帝蘇修勾結一起與世界人民為敵，只會使它們在世界人民革命鬥爭的洪流激浪之中沉沒得更快，這是毫無疑問的。

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的教導後說：“我們要不斷地宣傳上述這些觀點。”文章接着說，只有進行堅持不懈的全面的宣傳，才能明確什麼是正確的思想，什麼是錯誤的思想，正確的思想才能確立和進一步武裝群眾。正確的思想一旦被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伊朗革命者不斷 宣傳毛澤東思想

新華社北京二日電，伊朗革命者最近發表文章說：“我們必須堅持不懈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並盡可能廣泛地傳播到人民群眾中去，以其光輝學說解決伊朗革命的具體問題。

文章說，要打碎敵人的國家機器，肯定是需要革命武裝力量進行人民戰爭才能實現。但是還是必須進行堅持不懈的宣傳工作，才能把人民群眾廣泛地發動起來，全面地戰勝敵人。不造成一個廣泛的革命輿論，就根本談不上革命的勝利。

文章指出，必須同修正主義作不疲倦的堅決的鬥爭。文章說：“在現在的條件下，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主要危險。”

文章說，我們的宣傳工作是要使人民群眾了解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伊朗革命路線、新民主主義革命及其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進一步認識伊朗人民和伊朗革命的敵人是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封建主義和伊朗反動派。

文章引用了毛主席關於“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覆講。只給少



豈有此理！

9月26日晨當人們忙着上巴刹趕早市，一隊傀儡政權人員，其中有穿警察制服的，在某區巴刹大肆搶奪豬肉。他們說什麼這些豬不是在屠宰場殺的，什麼“不合衛生”啦！什麼“沒有禮申”啦！七手八腳地把販賣豬肉的小販幸好擺在攤上待賣的豬肉搶去，至少有七隻，真是光天化日下干的搶劫勾當。同時還抄了這些豬肉小販的登記，準備控上法庭，實在太豈有此理。

《新聞簡訊》報導

清祥背叛反帝事業

最近，北加里曼丹出版的《新聞簡報》報導了林清祥的背叛消息，並且摘要了我黨譴責林清祥的聲明。

報導說，林清祥已經可恥地背叛了馬來亞左翼運動和反帝反殖的事業，而成為英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御用工具。

（接第四版）

國發展核武器在經濟上有困難，鼓吹由西德出錢出人，同英、法合股搞一支「歐洲核力量」。西德的如意算盤是：首先通過合股，使西德擁有核武器；進而使它有一朝一日可以挾持一個「統一的西歐」來同美帝、蘇修相抗衡。

（接第七版）

地、滑稽的地表現在麥克風的歇斯底里的狂惑上）。在文學藝術領域內，一切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所謂現代派、抽象派、復古派……等等的文學藝術，必然隨着它們所附屬的政治勢力的滅亡而趨於式微。

以“十月革命”至目前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約五十年的歷史為借鑑。這五十年僅僅是，也僅僅是帝國主義奴才們的“百五十年”的三份之一。世界已經出現了這麼驚心動魄的變化。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革命浪潮，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的不斷高漲。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所進行的抗英民族解放戰爭，在近幾年來的輝煌戰績；馬來亞各族勞動人民在正確思想和正確路線指引下，不斷地提高了政治覺悟，都再再的為我們提供了無比絢麗光明的前景。革命文藝的創作還處在幼稚的、成長的階段，它還

報導說，七月廿一日，叛徒林清祥為了獲得其個人可恥的“自由”與“出國留學”，已經寫信給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主席李紹祖同志，除了宣布他辭去過去在陣綫中的職位外，還發出了一些反共反人民的謬論。他同時也寫信給英帝在新加坡的走狗李光耀，吹捧這條走狗，還無恥地表示願意和他會面。

搞革命文藝創作

要狠抓活思想

參加康樂革命文藝晚會總排練有感

十五年的戰鬥歷程，一段不算短的光榮歷史，是一條曲折迂迴的道路啊！我們的確摸索了很久，我們也迷惑了一些時候，……但是，在九月廿一日的總排練里，一片紅光閃閃，一條紅綫貫全場，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這是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勝利！我們這一群文藝工作者，走到一起來了，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懷着對祖國、深厚的熱愛，以及對毛主席無限的忠誠，把我會的紅旗幟高高舉起，鮮明的色彩要在我們排練的節目里得到高度的體現。

我們在集體創作的過程里，認識到集體智慧的可愛和偉大。大家認識到，幾年來，我們新學的東西，並沒有真正用到手，只是停留在書本上的認識。現在，我們努力於

到走狗文人百般的詆毀、扼殺。一切革命的馬來亞文藝工作者大可氣概軒昂地走自己的路。事實證明，有那一種真理，不是在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我們不可否認的是前進的路上，還有許多反覆，還會經歷許多考驗。然而，這些並不會難倒真正的革命者，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事實也將證明，再一個百五十年（其實，只須幾十年的時間），是革命文藝工作者拿得出更多的“東西”來，而它們——“文壇木乃伊”和“走狗文人”——是連丁點的“貨色”也蕩然無存的時候了，是人民從歷史的垃圾堆里，把這些可以腐臭萬年的渣滓，一個個勾出來再丟到地球以外的時候了。

（接第十版）

門口號，英勇地向自然災害作鬥爭，終於奪得了農業生產的豐收。

今年中國農業的好收成，是在多年連續豐收的基礎上取得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使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陣地進一步得到加強。隨着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日益強大，各地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業機械化事業進一步發展，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大增強。這些，也是今年在自然災害比較嚴重的條件，仍能奪得農業生產豐收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學用結合，抓活思想，突破舊框框，批判舊思想，發揚敢想敢闖的革命精神。在多項節目里，我們動員了演職員自己動手來排，來演，把以前那些什麼“神聖”的舞台規約拋棄掉了。結合作品的實際來自己處理問題，把工農兵的偉大形象塑造出來！這不是為了別的，只為了以前那些所謂“優美高尚”的形象我們不喜歡了，群眾不喜歡了。如今我們主要表現的是那些生活在我們周圍的廣大工農兵群眾的形象。

作品要寫得好，要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演出者本身就要背叛自己小資產階級立場，突破階級局限的框框，培養深厚的階級感情，熱愛祖國，忠於人民，才有可能避免歪曲工農兵的偉大形象。

一個明顯的事實告訴我們，醒華校友會演出的“紅燈記”，擁有廣泛的觀眾，取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發揮了文藝偉大的教育作用！革命文藝適合在高貴的冷氣劇院發芽，而要在廣大工農兵群眾中扎根。革命文藝取得節節勝利，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就被打破。在文藝陣地，我們是和反動文藝短兵相接了尖銳的鬥爭，鍛鍊了一批批堅強的文藝幹部，磨利我們的筆尖，向帝國主義反動派作鬥爭。

更正：本期第七版《旗》「文壇木乃伊」將粉身碎骨一文應轉入第十二版方合。

中國今年農業生產的豐收，是和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堅強領導和人民解放軍的大力支援分不開的。一年來，各級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幹部和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廣大指戰員，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深入農村，和貧下中農同吃、同勞動、同學習、同鬥爭，把革命搞得轟轟烈烈，以革命促生產，使廣大農村呈現一派熱氣騰騰的局面。廣大貧下中農在回顧一年來的戰鬥歷程時，深有感受地說：“革命委員會就是好！”“人民解放軍就是好！”

毛主席教導說：“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廣大貧下中農，正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積極進行秋收的同時，大力加強保管和分配等工作，盡力做到精收、細管、省吃、儉用，更好地支援國家建設。他們還遵照毛主席“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指示，深入總結一年來狠抓革命、猛促生產的經驗，安排今冬、明春的工作，為奪取明年農業生產的更大豐收作準備。他們決心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乘勝前進，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再立新功。